

授

堂

文

鈔

授堂文鈔卷之五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未重校對

三峰寺置香火地記

三峰寺在登封縣西八十餘里地幽而阻絕故人罕至焉歲癸巳子授徒于寺之近邨閒爲之游寺老僧某者喜予至爲設蔬果輒款終日不厭久之乃爲起曰自吾居是院翦除荒穢賴衆役而成始積有地若干畝而又轉募取資于人人以致其餘蓋吾所以得之之不易如此今垂將歿慮後有不奉吾法者蕩棄以去則功悉廢矣願因公文示之俾其勿忘勿怠何如余曰諾後閒歲必致人以請而文終不果爲又未幾子窮走京師留滯者又數年比歸則老僧已前歿矣故予始

悔夫向之憐其老而始許之者今重無以酬其志爲之感且
悲也方世之人牽于田廬衣食百物之奉極早夜而營之又
窮年未有以已其心戚焉然苦不能脫也于是佛之徒出羣
聚罷民俾易而從彼之教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仰給于人而
自足無屋廬居室以棲無制度規爲以禁以域泊然一無所
累于心而後彷徨倚縱恣于極樂之鄉而歸焉其說奧美
通脫味之浸淫不可以意極故天下爭樂爲就其庸者惑顯
達者慕位高而有力者反爲之倡奔靡波逐壘壘然相偕以
起雖欲挽之其道固無由也由是觀之則彼之所以勝天下
者以其外物無求有以自勝故也今佛之舍盈天下而其徒
能守是者誰與自京師以至通都劇邑勝跡窮鄉僻隅荒陬

漠野人力之所不至皆有其徒盤踞于此然而其人率皆頑鄙不自顧藉幸爲其身謀而已彼于所欲嗜好有甚不能忍故好爲植財而營私往往乾沒于興功勸募之費蓋其計已不遺豪髮而其中之最狡而黠者尤能誑誘天下之衆爲所傾貲竭橐歛入以自肥而以其所贏置膏腴甚者田兼千畝飾緇服羣遊都市反爲貪悍無賴者所笑則彼之中果何有也夫其中無所守固自有以擾于內則又從而役之禍福生死利害得喪必益無所以固于是視其師之說或若浮寄焉其心將必厭苦不勝其瘁思欲翻然而易趨亦其勢固然者與然則今之浮屠固其易變之機與而世儒不思于此乘其怠以急從而奪之脫其徒有矯然者出又豈可遽易也與當

老僧之乞予文方于其經懺所置若獨矜之以耀于後者彼亦不知其爲世誘所奪也而予當時未有以告之今其沒矣重以吾之言發其蔽使夫爲之徒者知力于吾之所望其勢順而返于聖之道不難也乾隆四十七年三月

與少白書

辱回書教憂愛深篤皆欲要某至京師迫于一見爲快某自
唯朽鈍久爲世俗所棄而少白相望過切必使不肖常在齋
友之列私衷悚仄真不可言所示于汪君處措置一項遠蒙
寄惠受賜之間赧然而已往在京師與少白諸昆從皆尋游
好比聞方叔忽已去世念人生奄促堪爲實涕某生平頑劣
幸于拙軀中豪無疾苦近爲痔病所牽精力亦漸耗減坐每
兀兀思睡舉步輒喘吸不寧又百憂煎促苦不知擺脫鬚已
白及三五莖矣兩齒日齟齬相觸下食時惟煩用緩頰以輒
嚼送之蓋孱然如一老人早衰之徵思之真堪憫笑前與一
鄉人話及聞閨中凡某舊相識者自二十年凋零日盡四方

交游如方叔才而少者近亦不幸奄喪用此日夜悼恨恐一
旦倉卒澌然就滅則此事遂已然又苦貧不能不爲生計所
累或于旦暮間人事少謝便緡故帙隨事劄記遇古人漏義
脫文時能補緝一二幸稍有所得輒狂喜不已既乃痛吾師
早世不及抱其區區所見得一就質掩卷三嘆繼之以泣蓋
某自度年且四十矣既已聞道不早而綴學再無所成幾虛
爲一世人竊計少自必達但秘之恐向外人道及適益詭疾
也歲內既畢先兄葬事艱苦異常丐貸俱絕日或再食不能
相續值風雪瀰漫竟旬不休閉門隅坐思于日用宜自爲料
理早食及午飯約以小米作稀粥外用黃豆磨爲細屑雜蔓
菁蘿蔔諸莖葉爛煮成團用椒鹽麪食辛溫可味

蓋卽京中
小豆腐

日與妻孥共飽待已下腹嘻然自得戲以此食物名爲乳雪

飢飢用相詫異

數語爲好事者收入詩料翻覺虛谷食譜又增一味奈何奈何

少白觀此得

無失笑邪某負性不解與市人作緣近從質當家往返不絕

如春將至矣敝裘旣謝當須以易春衫由是自春而夏而秋

數與此輩典質無虛日某遂以此坐憊近且一絮袍不能贖

者二年于此此等瑣狀累幅書之亦不能盡少白札內每怪

某不能盡言比言之覺饒舌矣舍弟近在河北與三姪太初

相處想已安之不至過煩遠憂在家諸姪輩某嘗勉以樸學

久之當自領取也同人最喜相邀入醉鄉酒家遇吾儕過從

必開煖室分坐或至夜分圍爐共酌笑噱譁呼間以春甕浮

漚醺氣盎然其中麴蘖蒸餾如羣蟹鼓沫噴浮竊窣雜沓入

耳于此興復不淺數事本不足述以少白雅愛千里辱命欲知某起居爲慰故漫及之前讀少白書情詞沈摯筆力亦馳騁絕倫譬如導源自崑崙其滔滔千里一瀉過此可勝窮邪他作想必稱是欽佩欽佩某前作札乃五姪粹初用六書體代某寫其字體訛亂謹以少白所指命其自正此札亦粹初寫俟少白閱後尙懇不惜遠爲教言小學廢久矣僻鄉更不多人須共勉成之圭峰蟬師帖某實未入目但信手書之用以規大尊不意遂乖謬乃爾歐陽云某何嘗讀儀禮疎舛之罪殆同此陋也某頓首再拜白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日

荅郭方山書

辱惠書教披讀之下感念不釋手某十餘年前便耳足下之名惟以弇陋無似不足自見遂未敢晉交足下庚子歲某在鎖院適李書源與其隣號縱談至夜分說足下詩文皆超逸絕俗厯厯在口某益慙悚恐未有以當足下之目不意昨在大梁遽邀知愛歡如舊識喜慰過望殆不可狀某向從京師歸後僻居里巷無復朋友切劘之樂自得交足下備聞善誘覺胸臆間痞結瘰癧忽已頓消抵家以來窮處如故又迫賤累觸緒叢冗愈念人生聚首造物皆有措置恐于吾儕一二窮交更不容久相投契承約汝州之行某已神馳累日迫欲與足下及文亭一晤然此奇緣須至相見時乃可必現既起

行無期遂已遽達左右脫因循不果重勞足下縣憶爽約之
愆恐益不堪也所示鄭州奎閣記倩某代作此在足下不過
曲爲獎借欲使其文字之未得附足下冀以見知于世然某
自揣無狀何敢妄思下筆下筆代他人猶且不可況足下爲
某素所畏者反不知顧忌邪往時鄆城趙興一丐某爲其先
君子作一墓表于義固無所辭脫稿後便付興一屬使自爲
裁削或俟某稍有進益當更爲點竄聞興一遽已上石今八
年矣思之每爲汗下又趙和聲好稱說予文偶得某謬論數
篇皆少年無知之作渠喜事過甚命其徒輩傳寫有舞陽王
生誦之頗能上口前適相值爲某道及如此令人措愕大恨
欲死蓋某向已自發其拙殆爲世所姍笑今足下又藏其

巧反使某代斲而傷手某尙何賴焉八月十四日夜登萬歲山頂某十年狂態又蠢動矣不謂足下昨書尙垂及之因感足下意漫爲七言古詩一首函達未及錄去亦俟至汝州當出與文亭共閱閱畢卽棄置不欲使此等無益之詞再入世人耳目足下想必喻鄙意令郎病起以吾儕貧薄調攝方艱足下須緩向汝州不必如尊夫人在室也言之浩嘆而已良會非遠書不具懷九月初七日某頓首再拜白

荅王居敬書

頃過鄭州在旅舍要足下一晤比曉因遽西去不及一詞留別抵家又無緣致書奉問起居昨初三日遠辱手教良深悚仄某少時處鄉曲不過于應舉之文粗識法度爲生徒課誦已爲時人所怪偶一過從接談及此動成齟齬某每思之尙爲灰心足下昨示書復要余近作欲寫一兩通爲言諸從遊者迫于索觀不知足下從遊者果誠好之邪抑果篤信足下而後以足下素所好爲所好邪若誠好之彼亦自有痼癖恐與吾儕日相習乃益不可瘳足下安用持吾儕枯朽之途驟相處置此大不可也某生平所爲文字十餘年前多掎摭史傳詆訶古人往往不得其實而強爲之詞某嘗私怪蘇氏父

子論著其用意或有激發而文涉鍛鍊擄摘萬端恐後生淫
于其議而不善爲之轉益刻覈致成險詖于是一意焚棄舊
作思于古人立言不過爲明道敘事兩途然某墮廢日久學
不加進于道何所知識惟頗留意當世之士或有潛德逸行
埋沒里閭窮老不見聞于人者時爲採緝向人傳道脫然忘
倦其子翁中聞某頗好事欲求爲一誌銘之文亦樂爲之而
尤苦于史法不諳故近文雖具一二亦未敢就正足下足下
與某別已七年不以某之自誤垂于無成者遠相懲艾反使
某再誤他人以重吾過益非所安足下自戊戌歸班需次想
已不遠暇時須檢束不可仍蹈舊日豪習此語濶畧在世俗
實不宜耳足下知愛之深故爲一言秋寒幸自愛不宣

弔黃仲則文 有序

歲癸卯冬十月余過襄城訪李書原其日爲月之二十日辰
加於寅術者往推余命云寅官位也時上有庚破之主逢隱
憂多小有厄余默以舊事隱度信有合者是日自舞陽北境
曉起緩騎行五六十里薄暮始入城抵書原學舍適書原爲
人所招因獨坐敗屋中至時已曠黑書原從外歸揖余未終
遽曰某頃自汝州聞武進黃君死矣余驚詢良已乃爲長痛
者久之方丁酉歲在京師余始交仲則數語所知者謂仲則
奇逸絕世然不知齋神以養其和非于世屯塞無所遇甚且
天以死酷之桂釀靈璧蘊瑕珠賊胎凡物之至者尙以其美
自戕而以自累仲則安能逃此聞者皆嘆曰然辛丑復遇仲

則寓京師病寢一本楊出新著詩兩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興者持示余且起且太息曰景仁德甚說不幸死奈何余視其貌過戚強慰之曰君何遽死君才猶未盡天忍奪之速邪仲則是日爲余謀設一飯飯已別去自是絕不復聞昨歲陳秋士報書云仲則今復游西安矣頃復聞其沒于河東蓋其客死如此其尤可哀也仲則生平著詩若干卷竹眠詞若干卷足以自見于世故余爲文皆不及惟因其所爲世目所疑而見疵者畢著之以誌其微使後不惑也文曰

古盛名之垂敗始皆累夫失身況士窮途而易感尤淫滯于霑巾于是思有所挾以求于世莫不爲有力者之所鈞縉使甘心于養豢致漸比腐鼠而孤狔昔有唐之二子維李典物

其軼羣然如大白之揮斥八極超滅無垠尙俯首以入陷坐
見汙而不申矧子厚之勇爲而不知顧藉者又焉得不黨夫
叔文方仲則以其才爲世慕雖使縱橫顛倒揮霍紛紜人猶
接以不倦目爲國士之珍脫一不幸而誤有所合將長忸怩
以終身故其汎汎然與世途之相逐也招之易狎卽之可溫
及夫一不適意而自以掉臂不屑者橫如龍蛇之難馴嗚呼
仲則已矣此誰與聞吾故以已意度之使世尙彷彿想仲則之
真嗚呼仲則其尙與聞

余少雲哀詞

甲辰正月三日

余少雲諱鵬翀安慶淮寧人乾隆歲丁酉年始二十有二自攜裝游淮陽歷徐豫秦夏所至必攬其勝然悉發爲咏歌得詩若干首入都謁其師故翰林侍讀學士大興朱公遂大爲所稱賞是歲予方游學士門初與少雲識少雲獨漫爲諧語而聳肩支離貌若可笑者坐人皆屬下之予亦未甚異也其後與予應楊君懋珩校書之役居館中日久益相歡好始盡得其所蘊少雲於學不尋章句務汎覽上及于史旁貫百氏傳記小說入目皆能記憶往往自馳其辨或與人商畧尤喜出于卓詭弔激橫鶩旁睨卒一歸之肆應不窮方在館也同儕皆少年樂與少雲暱就以故少雲醉呼酣歌謹叟跳擲迄

終夜不疲時鑿窗隙輒便旋其上同儕者日不勝其擾乃相率引避少雲亦置不顧而獨與予狎後謝楊君去爲某校修一統志精力過絕於古人有所迂舛錯置纖微洞徹發間摘隙動中要妙初若不經意而辨益覈久之工校勘者皆嘆其敏也所爲詩近千餘篇比物連類恢奇多端其長句尤雄厲魁傑獨出于時然卒不幸而早世蓋其才之難成如此悲夫命矣夫當在京師少雲迎其親僦寓日南坊與予館學士擷英書屋比接故予交少雲垂四年矣皆未嘗終離己亥夏五月予館樂亭少雲亦客清苑逮秋予病歸而少雲亦適至因驚喜累日是歲少雲再入舉場與兄伯扶報罷未幾其祖母歿謝越歲眷屬又南還少雲更困無所遇惟寓法源寺朝夕

吟呼以自娛樂及冬聞余之歸也手治具召飲飲酣忽垂涕
曰吾儕終不聚矣乎予覩其貌若甚傷者私怪是語爲不祥
後期日在廣寧門外握別時予已上輿且行且延望追日夕
矣少雲竟不如約乃馳行三十里抵宿所就枕終不寐或如
有撼頓者遂驚遽以寤因不及曉而去庚子歲冬十月十六
日也辛丑子復至京師晤其兄聞少雲又在清苑予南還至
保定在旅次獲一老役人知少雲踪跡云頃已屆武清數日
矣入城訪之良然嗚呼天乎其厄吾二人一見竟終不可乎
少雲爲繆篆不失古法工寫山水用乾皴筆徑間遠益可喜
有好事者求之輒應手揮去嘗於苦寒僵指皸裂凌晨獨掩
敝裘躡履不及頰面卽呵硯作數幅縣板壁問然後食食訖

又作如故子戲曰畫博士良苦少雪意殊不顧數聒之乃慘然言吾迫爲老親製一衣念非是無從出耳子感而心泣者久之然少雪亦染豪習侈于服飾務好爲鮮明屢遭窘縮終不易故子每爲少雪憾少雪亦不以子盡言病也少雪有雜著若干卷未及哀錄他日訪于其兄當叙而存之少雪生某年于其卒也年蓋二十有八乾隆四十八年某月日也余著其畧爲詞以哀焉詞曰

子昔悼逝者之奄促兮今斯人其又云亡蔚東南之秀特兮奮逸步而攀芳少薄游于淮海兮後歷抵夫朱梁覽洪濤之春簸兮指汗漫以爲鄉馳西極于秦隴兮閱關山之悠長返吾轡以北轆兮入感遇乎上京信翹翹而鬱發兮轟鱗角以

崢嶸忽垂翼于無所兮倦乃謀夫稻梁非吾土其可懷兮欲
稅駕乎江之鄉何所際之厄適兮渺歸路以彷徨迨大患之
漸極兮悲契濶于永傷空廬掩而日曠兮屬宿草之榛荒莫
桂糈于冥寞兮眉子涕之浪浪

與李仲謨書甲辰正月

仲謨二兄足下歲內十二月廿七日夜半聞前使人歸趨問
音耗得接手書讀未及終行知敬堂頃已去世驚怛頓地竊
念自丁酉入京師因循寄寓凡日所接近者皆與私心大繆
惟一過敬堂便悚息如有所畏其後某將告歸敬堂爲設酒
具招飲竟日送某步出正陽門尙緩行近三餘里越歲辛丑
某附北上者致書尋承已達獨敬堂答書竟爲人耽閣是歲
冬某再至京師又間歲復荷在問其書至爲切劘大指謂某
成名優養正講求純熟之時宜以及時精進爲望某于是愧
仄累日嘆以某之夤鄙不肖忽爲敬堂所收益覺有以自壯
去歲二月接敬堂一書云比者羸疾困頓聲嘶志瘁某悲愕

無措然恃有同人北行之約不久卽圖相聚會事多間阻至八月得晤足下十月間又過李書源接聞敬堂病狀皆與前書符然某猶私以敬堂固天以俾之扶翼世教宜有神明庇相使其體少違和便或當卽痊可然竟不意奄促至此敬堂平昔所學與守自以孤直不諧于俗其刻意自力爲人所不能爲者多在家庭一室之內益復不樂爲世所聞而宦位又未盡充其蘊故人之知之者愈少或間有聞聲附合轉相稱美亦于敬堂不過偶涉其粗至如某之相從最爲久故又獨計生平幸有以植立亦非盡無識知然自庚寅與敬堂同鄉舉殆今已十餘年尚不能窺涯涘其惟間于晉接歡譁之餘得從耳目所濡染者少見一二況世多鹵莽更復何望昨聞

赴後卽欲以某所見知者爲敬堂草作行狀操筆數下感同
終不成文又世系尚未盡悉故近亦中止敬堂不朽之故何
所藉于余文然余自以此中區區哀誠展轉不能遽已幸于
一言託之冀逝者或見聞而已聞春融方可歸汴道路經費
想更不易未審足下遭此荼毒作何支持老親在堂門戶衰
謝惟倚足下一人尚強懷自愛不宣

與朱少白書

甲辰五月

十一日接足下閏三月十六日書感咽累日某自辛丑見別百計圖欲聚處垂三年矣而終不如約某私念區區頑質幸爲先師識愛及足下昆季眷戀昨因程內翰至陝已懇致王邦伯述某明歲決北上幸勿過強然須早自爲計當于十一月解館歸便宜抵湖南往返不過三月即可戒行但此緣數亦難必遽諧幸勿過爲縣憶也書內聞方山云某病軀孱弱近誠有之然足下偏聽方山視某讀書過苦反覆敦屬使某慚負之餘更爲失笑方某少時沈溺文字拮据古人得獨相嘲噉忽已坐廢歲月後聆先師緒餘乃稍知讀書抵家又苦生事窘縮營辨拮据動輒累旬一歲餘閒尚不得三數月其

間慶弔酬酢錯擾又不可耐因決意并日兼夜窮思力爲之
是以精神耗散然亦由性之所樂實不知疲爾不謂足下持
姑息之慮以愛故人竊于鄙懷未盡也予近館陝州山居瘠
隘肉價半倍京師園蔬無他種僅葱韭數色皆渡大河販自
平陸市傭浸置山泉中隔夜始漉出供買至日中便腐敗又
諸物亦無可食故遂不能耗費此最與某貧相宜士風樸茂
喜讀書酷熱至夜分不倦諸生聞某勸人讀三禮左氏諸書
不惜價構置貧無力者亦日鈔記摘疏義內糾結難曉者質
問不休又多不善趨走遇官長下學視如畏途往往羞縮在
後或終閉匿不出此更與某疎慢相宜但有一事不欲言言
之亦係某宿癖惟不價與熱人宜耳數十年來書院一二

爲游幕食客所據一旦俾蠢躁如虛谷者廁主席此凡與某
有謀面之知皆度其不宜而足下尚用垂詢奈何不相知若
此京師中倉卒無能區畫某到日再作處置近亦無他愁思
家費粗可就贍酒直終月不飲飲亦鈍睡無復昔日狂態矣
連歲海內知交半就宿草近畏友如敬堂者且亦奄逝意恒
悼喪不已思爲敬堂作一行狀遍訃所知使知斯人所蘊如
是而所阨又如是益恨吾輩虛生爲世間一頑物此念足下
雖數相勸曉終不可解也程內翰在陝負病厓怯遽行尙未
痊可此老謝世又少一古人矣書詞繁猥以鄉人行遽又值
病瀉小愈作字益潦草幸惟矜恕五月廿四日晡後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才公行
狀

公李氏諱堅字敬堂號琴浦其上祖諱伯臯當明永樂中自
山東遷順天東安之新店世居新店入本

朝者諱蔚然以孫貴

馳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再遷籍大興蔚然四
傳至諱輝者更隸河南閃封之祥符今爲祥符人公高祖思
恭諱贈中大夫戶部江西司郎中加三級曾祖澧根諱授中
大夫由戶部江西司郎中出知江西瑞州府明敏多惠政援
高安朱文端公軾於寒微教之卒爲名臣瑞州有子十一人
其長松乾候選州同是爲公祖考

誥贈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配高恭人撫孤有
奇節生五子其次曰輝任山東單縣主簿歷河南獲嘉丞署
獲嘉陽武襄澗池知縣凡四縣所在人思之最後終于獲嘉
丞署是爲公父公既位于朝並

贈如公官詳公先大夫行畧獲嘉娶海寧衛守備曹公鵬飛
女累

封太恭人有子二人公于次屬長生有奇質術者推其算云
壬戌丙午庚申生與宋文信國符貌又嚴毅不苟嬉笑父由
是大異之方五六歲時公父官獲嘉署有園僻潔緣土多空
空蟲蟻蠕蠕橫道上公隨父步且四望誤置足蟻間父不怡
目屬之公懼因長跪固謝其幼已善承教如此乾隆庚午父

歿公九歲翁坊亦五歲與母歸祥符自痛孤弱勤日夜刻苦
既而行益修謹有聞其所爲學資力殊絕日記數千百言遂
于經史百氏記注疏義博通無所不窺然求爲內蘊不一覲
知于世如是者又五六年人重之如宿儒庚辰應河南提督
學政試入爲府學生受知學使故翰林院編修武進湯公其
後應督學試輒異等更爲增廣生丙戌丁亥連館舞陽典史
范君署教其子無陽縣某者雅重公會縣以歲試校士屬公
閱卷公初移縣署夜分方假寐如物頓撼之遽卽坐中起立
恍惚出覩見女子逡巡簷下再拜且泣曰氏不幸爲某所污
以死願因公雪之公驚悟當是時縣故有獄富人某逼隣劉
氏女女詈不從遂縊而某狡悍厚假胥隸多爲地因詭曰舊

有染獄頗不決公稔知之未發也比夢益感其烈卽懇知縣
事者覆案益力案之具如指立寘凶于法一縣爭譁以爲神
庚寅

詔開恩科公得中鄉舉座師翰林院編修南康謝公刑部直
隸司員外郎今候補國子監司業上海曹公房師舞陽縣知
縣湖州沈公越歲辛卯報罷再應壬辰會試獲中式座師故
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尙書武進劉文定公故兵部右侍郎
滿洲奉公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鎮洋汪公房師爲今翰
林院編修海寧祝公

廷試

賜同進士出身

引見以主事用時例進士分部學習者唯戶刑二部得蒙
特簡不由吏部掣籤公翼日再

引見復邀

上知擢用刑部分授某司額外主事其年十月遂移疾歸省
奉母居里第間微示意欲引例終養母力不從閱兩歲乃入
京師任山西司額外主事復迎養京邸後改江西司再兼提
牢廳滿歲授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時

上駐蹕熱河需

回鑾

引見然公自是已憊矣公初不樂爲法吏旣任事亦無所避
其斷獄務持大體遇不可必爭之而性尤厚於慈凡值有疑

讞多爲所曲宥者自在總辦秋審處近七年閱四方奏牘中之構連叢結冀有罅豁可求生累終夜不寐有間輒上之雖數遭訶駁卒不屈公居部試事三年期滿議

奏留故刑部侍郎嘉興錢公意獨遲未決謂曰吾故不識某奈何人或導公至會所錢公遽起曰是某曹邪是向好齟齬爭致辨郤者吾久識之今因

奏題乃始知名其誠宜留卽于押牘以上他日江西民爲縣豪毆死獄輾轉不可詰民婦屢上訴始獲飭員檢骨得情而縣具獄猶執律文載誣告蒸檢者律婦罪遠徙宜準入贖公遽削牘爲白其誣又獨抗言曰民冤慘至此旣獲實而婦猶不免以罪抵自後人親死其孰奮身爲理者議再上遂決婦

竟釋無他逆犯王錫侯伏誅其族屬牽連被逮抵京師更未
減赦歸人惴惴無敢闖歸必欲邀文爲符迫歲盡印空不可
得衆議且置獄公獨不可謂此累凶已顛撼數千里設再入
禁數日瘦死矣乃視解官某可屬因降階紕禮宛轉屬之遂
仍與俱歸凡公所爲爲人曲折請命不避委瑣者此其一也
始公與同官謁故刑部尙書滿洲德公諸進見者屈半膝依
外有司禮德公素抗直不樂曹吏趨媚媮一見輒驚顧自推
坐拊掌呼曰諸曹大誤諸曹何爲至此時居後者惟公長揖
而已德公尤異重之公喜接後進讌談必盡其情或數請謁
亦多不納以故士無賢不肖識公卽知自引重至有爲公擯
棄絕不與通者亦嘆曰君子退無後言與人交不爲面訐有

失則引他事規之不聽必自引過云此吾誠或不入同官有他誤情迫急欲屬累公而公且挂吏議獨引身任之又隱護終不以明平居危坐竟日與客言笑亦未嘗見有惰容既疾聲喑如嘶氣衝逆公度將不起念母老且過戚乃用託醫者言居宜靜攝自寢室移居庭之北偏日強入內慰安疾甚猶遣人數走報且云勿驚太恭人母或過省起迎戶外斂氣支吾與母對移時面色充盈一如常比歸卧喘汗若吼唯餘息存矣然母徒望其貌幸無他以故垂歿母獨不知增劇方公之在假少有起也夜泊燭披牘周覽覽已悉摘其深文引律部之會所司有成獄公一見卽命車或阻之曰公倦甚公曰分也吾不可以病辭由是活二人釋無辜者又數人初公從

父兄增歿單縣厝黃龍寺寺垣圯于水棺陷淤土中朽敗不可識三十九年公訪其葬有老役指之發視果驗拾遺骸自負以歸時盛暑公在道顛蹶傷甚間歲復入官又積瘁遂迫于歿其歿也自河南官京師與凡在京之士及四方與知公者皆悼喪出涕書史僕隸走役哭之如哭私親獄罪徒某聞公卒憤踊大哭曰仁人歿矣率諸被繫者在獄爲公制喪遣人走弔詞尤哀公生乾隆七年五月初二日卒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二葬祥符谷家庄先塋之次以張恭人耐實四十九年閏三月十八日也配張恭人國子監生諱文炳女

誥封恭人先公卒側室沈氏子一大軫今四歲送公喪意皇

皇如慕見者嘆息且喜公宜有後女四長適丁丑進士內府
中書科中書汝州王君巨源子孝方次字庚子 恩科進士
偃師武某子穆淳三未字四後公之歿八日始生今猶未晬
也公生平力古文詞未嘗一言人亦無知者余居京師強求
之終不出後余歸二年始以書抵余曰堅少時私學爲古人
之文未敢一出求正于人何日得偕足下正之余大喜詫于
衆曰公不棄予今歲閏三月赴弔哭公之喪從其家求遺稿
得詩文若干篇文皆少作詩多近所爲亦非定本然讀之簡
直雅奧皆由致誠而發足稱其學唯所著錢譜旁搜曲證有
補史志之闕者竟逸不見錄嗚呼公之所蘊不幸其不盡試
于事而在事又重不自徭然私冀于公遺文內有以抗志述

懷庶可想見公之崖岸今且淪散至此嗚呼此于公固亦無
負而世之重公惜公者頗引用爲憾故子謹以所知見與聞
之公故舊游從畧所傳道者綜列一二用祈

當代通人大儒以表公墓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日

授堂文鈔卷之六

偃師武億虛谷著

孫耒重校刊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敬堂先生壬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歸三年母命之起乃起乾隆四十年復入京師居曹署稱職益有名性多介特不羣與貴勢動相忤然終舉任無所避金川既平羣酋在獄獄號難治富某獲譴慮罪不測自戕死前司提牢廳坐疎縱被重劾衆方洶洶引避莫敢當事上官某舊爲先生所抗思以難事中之卽命先生攝事攝事三月獄無他例當補實先生恥爲某所舉卒力謝已由是益與左久之提牢廳需員故刑部尙書滿洲德公會議主以先生具題某意別有

屬知議不可奪難之且云李司官向不屑是役今冑復出郭
德公曰吾正樂引恬退吏以諷諸曹幸如議議上獄卒隸皆
走賀得人時四十五年七月某日也先生既蒞所司周視墻
垣檢刑具錄衆囚畢次及某犯當驗如他囚某犯久貴重自
司獄提牢廳凡任曹事者常絀禮事之先生躬入獄命役走
報曰新提牢廳某者願有謁某犯不爲動再命再不出役色
懼遂循欲引去先生立叱役曰趨去告制府吾奉命來視囚
幸屈爲一出某犯聞之乃荷鎖具出導先生入室拂正席設
坐自偃俯引坐東偏故謬爲曲謹守罪人禮以窺先生意先
生視之殊無人則大驚奪氣旣坐某犯謾爲大言曰予倚國
家重任出守封疆三十餘年今垂就木矣何顏復受戮俟少

間卽濺頸血汗此土然念公起家成進士例將補郎官慮見
累奈何先生笑曰誠如制府言制府爲國大臣義不辱然當
被逮不早知裁旣迫入獄尚隱忍幾不死又欲不卽市刑漏
顯誅何懵懵也某犯氣沮喪願言他事以自解其後在獄乃
斂戢不復爲橫及出獄躬詣先生謝先生竟不一見某遂赴
甘肅有副行者出都抵良鄉宿館驛某輒先入自據牀倚枕
以下吏禮屬副行者副行者旁睨愧恨故知某爲先生絀服
卽強謂曰公識提牢李堅邪某曰故識之副行者曰此鄙人
幸以族屬得第蓄之也某笑曰渠自堪畏慕足折老夫爾君
輩安能望此人傳以爲語

祭李敬堂先生文

嗚呼天有間氣界乘于公胡又不弔遽邁之凶公少也孤刻
意繕躬閉門獨晤道凝德充上窺竅奧疏抉翳蒙學爲經世
蔚矣儒宗初舉于鄉謹溢閭里僉云待命將自此起比歲在
辰升諸進士

帝簡在心邦國是倚擢治邦憲俾佐刑曹矜慎明獄鎮用不
囂閔茲園土叢棘萃鴟畏寘明刑自隕狴牢有司忝罪同官
規逃大吏申命以公攝曹當事不避身敢言勞典守三月靖
其譁呶長揖上官固讓于寮公之進退一何囂囂部務紛沓
率由吏議銜牘曳尾視已成事公奮而起搯腕心恚曰吾司
刑以命爲寄瘡瘡同聲非生民利厯階升堂平反數仟仞然

其勇矯哉不避同隊入者緒項旁悸有縣具獄爰自江西婦
理夫冤痛慘刻肌屢遭訶駁當婦以欺迨後檢骨傷暈始疑
寘凶抵法婦罪不移公時披牘哀此憫妾手削舊議婦免其
罹亦越七年廷平秋讞夜燭治書聲暗淚潛庶曰獲生議獄
惟緩孰謂數窮奄忽就殄病環醫門戕及盧扁逝者如斯從
古云罕公筮仕初秀冠羣列習熟脂韋畏公子子或肆詆讞
恣其媒孽公哀若曹誨以不屑漸乃愧慙舌寃而結聞公之
隕亦涕如屑我有髯僕奔走偕來因緣識公淚下垂鬢會位
聚哭蹙容若哀匪直人戚神實相哀昔某與公義惟師友某
狂而騃憎茲多口負氣盱睢睥睨儕偶從公四年乃破所守
懷我德音是掖是矚視予冥頑期以不朽重託婚遘要約于

人昨寄予書詞不勝悲聲嘶志瘁其又奚爲曾不終歲奄及
大歸官失其弼士喪其師斯人長棄理其可推我最公迹遍
赴所知凡其懷蘊實亦多遺嗟神不相空鬱其奇我之悼喪
淚竭于斯

祭程內翰文

維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七月朔某日某以酒果之奠遙祭故翰林編修魚門先生之靈嗚呼髯丈今遂云亡夫孰使君踣蹶顛質垂已歸老其鄉而曾不以一息乃疲于道路以死且僵余昔歲之守京邸悲不學而面墻紛異說之與構述有似于亡羊當時不棄予之闇淺尚顯示以周行自笥翁而外恃君有與扶將且笥翁之引士類以身爲之倡得君起與之左右迭相掄揚視天下士有一不耀于世者二公寢食爲之不遑及夫笥翁既背士皆淹抑以摧藏而不圖君又奄棄使天下士益無所顧賴則豈徒吾徒之感愴嗚呼君之少也推棄所有不富其囊思與當世瑰琦之人接庶幾遠觀周覽

與古相望故其浩然富溢于中者或嘆如海若之洋而時出
以辨言微中談諧披猖此多在世人之目余亦不具詳惟悼
夫失海內之所望慘余情以中傷嗚呼已矣君之西去而已
深墨而無光歸怍怍不能自釋然孰云遽羅其殃魂兮歸來
吁惟茫茫

寄上王觀察書

某疎頑不學竊惟在鄉曲課徒尚懼不稱今歲春遽承執事
延主召南一席受命悚息爲愧且恐旣又惟執事專蒞一路
宜有四方游士爲有力素所推譽者庶可仰副盛指不意執
事因緣過聽獨垂意于抗拙不能自謀之士因遂身忘其愚
無所固讓會六月間進勦回匪兵事倥偬某乘鄉人回車便
道取歸倉遽廢禮比宜棄絕昨猶累枉過臨敦論就館以某
之不肖重爲執事所厚如此故竊計自前二月爲州牧馮君
要之閱卷訖發榜後惟受生徒一謁適督學案試以書院與
試院逼近馮君轉辭使以東歸及再抵館未終數月馮君因
軍役需此地又迫使遽以歸則館內功課亦已坐廢其半而

今又延滯數月復假執事之命顧顏自處日耗一州三縣膏
膳之資此大不安也今秋殘矣到館五十餘日必當解散諸
生所居多僻遠至且不能安席必無所卒業而某在家幸有
舊生徒聚處魯山李生靈寶魏生並亦間關遠來此數子者
皆部下士也窺執事所以煦育士類之意則某歸自召南亦
尚爲諸生講授其猶奉執事之意也與在館何殊焉且某又
念生平偏隘拘曲凡所爲去就之故實不由乎道故不能不
私望大君子憐其區區之守不過抑而強之如使其怫鬱齟
齬與馮君強相處必益有所不入甚乃決裂以去豈毋以人
已俱累邪檀弓之記云黔敖爲食以待餓人其餓人卒餓而
死也則曾子非之以爲嗟也可去謝也可食

按後漢書趙壹傳注引記文作

仲尼曰其嗟也可
去其謝也可食
某狷人也不敢妄希大賢所爲猶終不勝
所願竊自比于餓夫之義伏惟執事留聽而察焉

字李生序

李生渡既從予游間請所以爲字欲重示以相勗之道余爲言之渡者濟也濟必有所依故取夫大雅皇矣之篇而斷章焉以爲生所期而字之曰于岸方于岸之居于鄉也日與其儕從塾師問所業輒不合意私獨好古文詞往往爲其儕所迂笑愈不顧後其兄自偃師謁予歸述予所以言者其心矜而慕焉今歲七月翩然偕其兄來請惟生之意之誠往返幾千里必與予從事者豈非勉之以漸摩入于道邪道之至者非其茫乎不知其畔至以不可幾及也其望之而有涯焉履之而可尋焉然非有特立不世出之士則不能以驟涉甚且中輟而幾于頽也如生之所期其不溺于世俗之好而無畏

于道之廣且深以欲徑涉而從之者固已寓于名矣則其志與力獨何其勇與雖然生之挾其才與力以望道而趨之固迫欲有所至焉然迫欲至而至之其心或亦有無乎不之者也如涉大川其始莫不有隕墜之慮焉及其盪乎中流也不自意其至于是也而氣且矜之而神且馳之眩漭泆洋憑虛而與之游則抵渤澥適滄溟泛漭漭以極夫無何有之鄉其又安所從而歸焉或得所欲從矣然亦未至夫泊焉以安則其變怪恍惚幻杳詭妄之無窮又不能不以相勝而所入或愈窮焉迫其窮也又有不可以意計者風或激之以覆石或觸之以漩浪或湧之以簸沙或汨之以沒腐草折木亂葦之隨而下者或縈之則又以中阻吾烏知其必能有以濟也然

而世之假道以自寓者方謂夫已無不適安用自爲之而自
域之故其于老氏之言曰漂乎其若海颺兮若無止衆人皆
有以而我獨頑似鄙則世爭取焉又莊子之言曰彼且爲嬰
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
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人于無疵則又率爲趨焉相染以
至于今雖悉今之士大夫荒謾誕漫皆由其道而傲然以自
恣者皆是也故至如以吾之說欲抗之俾以計夫植其身者
亦當依夫岸而岸又不能不瀕于水將或日爲其所齧非使
漸從而頽則亦或剝或崩蕩濤汨沒以逐乎流故于是又可
惕也噫知其可惕而益篤焉則其基必厚其自植必固其所
居必益以峻又焉畏夫齧之者衆而自歎邪故吾與之字道

其所以尊其名者爲生勉其歸用以堅其所慕其子道庶有
濟乎則生之得予言豈不益思勵也乎四十九年九月十二
日

姬府君墓誌銘

甲辰歲冬十月姬鳳梧卜葬其先考妣合祔祖塋之次既將
事乃乞于同里武某使叙次世行用以識墓之藏某故與鳳
梧昆季皆尋游好且又重以禮請義不可辭案狀君諱廷賢
字惠菴姬姓世居偃師其上祖譜逸不見錄於今猶可識別
者曰周允爲君高祖周允生三子長之章次之奇之英之奇
出爲季父際太後易名有丁終縣學廩膳生是爲君曾祖有
丁亦有子三人長固次圉次圖圉歸後其世父之章有子安
生而固于君爲祖考實生君父曰宜生宜生旣老而安生先
亦卒無嗣凡兩世再絕而延皆君以一身承祧其所處人嘆
謂難方君之少苦貧也家日窘促又出嗣安生尚逮事叔祖

營費甘旨冀以博老人歡或時餬口且不給終未嘗言其瘁也久之生計少裕矣君猶務爲貶損節衣約食垂三十年謀爲勤身取給不以絲粒仰給于人而又丐所有以待貧者自其親族諸姑姊妹窮多無依每爲存撫周悉收其遺孥凡教蓄婚嫁孤子女累數人君卒不怠雍正某年君友張某以事繫洛陽累且不測君聞卽奔赴之方夜未半行惶迫失足墮路渠中急不得出展轉爲他器物戕入腰膂寸餘血流沒踵蹀君起不顧行益疾抵明馳七十里至繫所當是時一衣盡重殷望之羸憊色無人君獨強力慰藉銳身居閒幸爲某營脫歸無他于是傳一縣聞之皆高君義君生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十三日卒乾隆二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六配

劉氏與君共貧窶相敬怡然未有一懟言歲凶乞者日踵門
必節所餘分給之今歲秋七月七日自鄉居移歸城內環諸
女媳及女孫孫婦聚立左右舉生平勤苦懇懇爲訓已而覺
體小不適遽曰願就寢有頃化去孺人生康熙三十年十一
月初五日卒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初七日年九十有四實享
大耋爲家母儀迄不少衰與君可謂合德子二鳳梧國子監
生鳳桐歲貢生候選訓導孫六模焜銑泉焯焜銑俱縣學
生曾孫四肯堂琴堂治堂法堂女二長適趙夢鶴次適寇雲
程銘曰

允矣府公蹈義而終維身不恤當難之衝更百千載其猶可
風

武敬齋墓誌銘

某之族兄敬齋君既卒殯于家且六年遭君之配又卒其子永譽將合祔于兆遣人走請銘不果既聞余亟南行乃離喪次曩然服凶服自徒隄垂涕以告曰先人之存自少居里閭非有奇特足震耀于世而某又無似無以發明先人之迹唯叔氏舊館吾鄉與先人最相慕近謹以叔氏所見知而樂道者自狀以請使幸有聞于後余謹諾誌曰君武氏諱修已字敬齋世爲河南登封人力學好持節槩不苟與世交一鄉畏重之乾隆某年應提督學政試入爲縣學生當是時君尚年富已著聲稱奮然自勵欲勉終始其業會家多累生計日益繁君度事不可他屬則歲月營度不避糾結者凡三十餘年

終不易竟積瘁以歿初君遭兄物故遺子永清幼君督教之
過甚小有失輒不怡累日自惋恨此吾不幸驕以成其過乃
引與對且飲泣曰汝早失所依依者獨有叔今叔且老矣汝
不早知自立汝雖幼如失教何永清果感悟檢束如成人君
居余西里里故有社倉司出納者歲議鄉一人主之久且因
緣幸冒轉售其欺鄉人歎爲畏途有與應是役者輒引匿不
出會永清爲人所牽旣不獲謝君挺出以身左右其閒至更
易乃已君凡視永清累如力累而強力肩任者皆是類也君
貌坦易視之怡如也不好以氣加人然性尤介立遇鄉曲細
人之不中理者必面折之再不聽卽坐中走避以去終不復
與齒君生康熙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卒乾隆四十三年

閏六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配馬孺人與君無違德後君之歿實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七日而生則以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年七十君上世不可考聞族之老者皆傳爲遷自洪洞後居余西里之武家寨寨因武氏名者也會大父三樂大父加名父應魁子一永譽縣學生卜于四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君暨配馬孺人從葬先塋之次距寨百餘步孫一喜元女二長適張甲翰次適杜其武余知君者又重永譽之請不可以不銘銘曰

士不得遇著稱一鄉唯躬蹇蹇盡瘁無方士苟而遇跳身彷徨窘踣旁睨貽邦國殃吁嗟乎君篤行不遑以鞭策驚脫其羈纏又從擾之使舞而翔厥家終底道以孔長是不有政以

顯德行我誌埋石潛德其光

與李東川書

東川三兄足下今歲正月在大梁遇怡堂道足下近事甚悉又於一二窮交垂意問訊使人增感累歎不盡某自九月下旬起行抵長沙閱四十餘日捨舟入城叩足下信耗乃知數月內已暑永與某窮水陸走三千餘里迫欲得故人一晤竟不可遇時在省會者又唯聽思一人而某且倉猝就去賢豪自古以常聚爲難豈意握手一語亦見厄至此某往在京邸與足下過從自揣尚頑健近家居窮愁煎迫兼值四方知交歲歲報謝自朱學士奄喪後仲則少雲相繼物故又程魚門內翰客死西安不知誰爲經紀其事念此中夜氣結每忽忽感喟有兒女子之泣然猶強知慰解頗欲效莊子言所謂齊

得喪一死生者庶幾稍可排遣不意昨歲敬堂又已淪喪痛
念生平抗拙不解與世爲緣後相依敬堂乃頗知自振而敬
堂所爲刻意繕行不獨在吾儕視爲畏友即求之古人亦不
易得然竟且中棄未能盡究其所蘊足下聞之亦用爲憾也
敬堂既歿家事益凋謝老母弱息惻獨單立以敬堂負奇自
重嘗與世澗疎而世亦以此相左動輒隔膜視之其一二不
忍坐目者又皆鈍塞不自聊賴如足下及聽思輩雖幸任一
官亦非窮則病天道悠遠必不可臆度或賴吾儕於萬難措
置處稍爲存恤用慰敬堂泉下之恨亦使爲善者尚知所立
安知天意不假之于此孟東野之喪鄭相國能知盡心力者
亦賴昌黎樊宗師諸君子爲之首唱古人可作斯道豈遂陵

替願足下一垂念也某在省聞有傳道足下者皆云純直不
解時宜某聞之喜甚知足下木強如故若使終始自守如是
益可畏也永興風土能相宜否江山孤秀詩思當益不凡向
聞足下補傳諸作如近有成書宜以見示冬寒努力自愛

汝石銘并序

李于岸蓄汝石一具質淡白扁潤尚不及寸中寓一牛犇不可辨諦視之蹄跪耳角目鼻領胡脊尾宛然也全其形矣而不形其形余覩而異之于岸乃持以歸予且爲之銘乙巳八月廿六日也銘曰

道輶輶汝引箱田稊确汝剔荒日昭青芻而饑渠未央嗟汝視石隱其不汝傷

小石山房圖跋

右小石山房名題自子困於外私意年五十後當謀吾鄉近淮廟北山原先塋之側爲結廬歸老畢此生平硜硜者因余少雲達子意屬之作此圖圖成又三年而少雲歿蓋彼已歸返其宅子猶憊不知休也宜其發予之悲也

感逝圖跋

予小像一幅亡友李異凡手摹時游長沙過魯山主其家將別之前一日君凝睇移時而就圖幅縱廣尺餘旁寫一石竒傑森立有修竹數竿交蔭覆之置于頽坐其下枕溪畔一石赤足濯流水目若屬之而愀然不懌因指目曰小石感逝之圖噫乎逝者信如是乎則君之逝其又予所不及意者乎

送陳象齋序

白子館召南謝歸而士之追從者惟魏生立德間歲凡兩至
其後陳生亦以今歲六月相隨于汝計其所道蓋由宜陽之
韓城歷山徑石蹊以達于州比魏生之來益艱以遠而又獨
與予不相值宜其廢然引以爲悔然輒行不顧抵偃師自舍
于城隍廟後寢之側未幾又以病去嗚呼凡生之來其將以
爲名乎抑獨思奮于鄉之人而自異也乎其亦有聞生之于
子樂從所授反訾笑其迂者乎若然則生之歸徒敝敝焉憊
于途以益爲世所詬將重虛生之來謁而且以爲生累故子
于生使觀于古人取道所資必思以天地萬物蕃變不可紀
極之數皆有闕深奧美非其慳聞隅見之所易盡而自足于

是心識其然不能不考于載籍之煩也雖百家叢猥瑣細說異之說不廢焉質于人也雖農夫百工婦人孺子以及異類之所知能皆體之而有會焉是二者蓋度夫吾之力足自致矣然猶不免爲獨學者陋也于是聞天下之有道而可就者則又裹糧負笈從之于數百千里之外積之以歲月之久雖舉世迂之且不顧焉蓋其所慕者遠故不苟于隘其自得之也難而其託業益專故于是漸摩及于人材之成所以應時世之需皆出之沛然而無非推其學以施于天下嗚呼其有以也哉今生之學蓋亦嘗力于應舉之習其挾所有以與今之士角當必可以不出戶庭里巷而坐致者然自昨歲獨聞夫子之說遂不避艱以遠而愈與予相比幾于是矣微生之

乞子言子固將有以爲之詞況以生之歸也旣病未卒所業而去去又赧于向之阻生以遠游者彼且以益自鳴張而里之人羣指生爲戒是必使天下士日皆歸于耳憤然無所聞目眇然無所睹心與志悶然無所知識將垂老而以沒于世不復以易其陋也則子豈能以默也乎夫士有志矣然得之難如此其成之難又如此皆以人旣從而阻之至其甚則數亦若限之俾其無所就如生者亦可悲夫子固重傷其志而又以感聚散之不可以常恐後此之靡之者益以累生將遂頽然廢也嗚呼是愈假夫陋者之詞也則益可懼也故于生之行書以歸之使并际魏生知夫同以爲憾也時乾隆五十年七月六日也

與郭方山書

六月間某適有兒女之累遠蒙足下綴惠慚感無既舍弟頽
放向由失學竟爲世俗所誤昨已備聞法語痛知檢束古誼
淪沒非賴足下諒直舍弟幾不聞是言承要二李生文字已
命居來寫呈數篇其第千岸新喪偶意緒甚不適而文稿又
爲書源持去倉猝未得副本俟少暇卽錄去二生文格高下
自邀洞識實亦不須區區強爲言之但某舊頗有意斯道垂
二十年矣尚漫無所就自歷走四方屈指日所交待如二生
精力卓絕又以孝友愷悌泛愛周容粹然有古人質行且在
少年已成就如此者蓋罕與倫比然獨幸以孤羈愁索百無
足與爲足下一言竟得士如此用自豪也二生近爲詩何書

源老子律法見且矜重贊不置口才難之感自吾輩得與共
此切勿傳向他人他人但滋多口而已寄去拙詩五古一七
律一敬堂行狀一皆某率然爲之者尚惟裁教又夏邑李東
川官湖南昨與某別屬某致語足下願訂爲神交東川抗直
爲古歌詩皆堅瘦不羣然尤喜與吾輩爲緣信其人有偉抱
邪召南館下舊從某者張書史外尚得幾人靈寶魏生近已
受業否便中不惜示及酷熱良自珍惜